

模式口那场“鸿门宴”

文 | 杨旭

这天，薛五收到一份帖子。他拿着这份帖子，就像烫手的山芋一样，坐立不安。心想：去，还是不去？不去，怎么回？去，怎么办？这八成是个“鸿门宴”。唉，是福不是祸，是祸躲不过。

薛五，原名薛厚田，磨石口地区的“首富”。祖上数代生活在磨石口，到薛五这代，模式口地区十之七八的土地都成了他家的产业。村外，近的还有北辛安的三里长街，四分之三的店铺也都是他家的。

那时有首歌谣是这样说的：“北辛安长又长，家家住着薛家的房，倘若挡了薛五的事儿，保险明日叫你腾房。”

最初，磨石口村民大多是有自己的土地

的，但是赶上天灾人祸的年头，粮食接不上了或者手头实在紧了，过不去了，就到薛家去借。薛家不是慈善机构，借是借，但是有条件，那就是以高利贷方式借出。村民为了救急，也顾不上那么多了，先解决眼前的燃眉之急再说吧。

高利贷，能还得上吗？当然绝大多数是还不上。还不上怎么办呢？薛五说：好办，用土地抵呗！就这样，很多村民的土地慢慢地都变成薛家的产业了。

薛五是谁？他遇到了什么事情？这帖子是何人送来的？

石景山要建炼铁厂

1919年春天，龙烟铁矿公司拟在石景山建一座炼铁厂，也就是今天首钢集团的前身。陆宗舆负责督办石景山炼铁厂事宜。炼铁厂地址是他选的，陈述选址理由的“股东会报告书”是他起草的，他在报告书中说“此处地位宽敞，交通亦便，将来铁砂由京绥北来，煤焦由京汉南来，石灰石采之附近将军岭，用水汲之于永定河。炼成之铁，东由京奉运至天津出口，而制出之各种副产物，得售之于京津等处。”此外，他还说，“极为重要的一点是，石景山位于京畿之地，政府极易控制，有利于战时安全。”

其实当初备选的地方有九处呢，除了石景山，还有宣化、天津、坨里、长辛店、卢沟桥、通州和丰台等，但是，陆宗舆是铁了心的要选石景山这块地儿。

这不，这天陆宗舆就来到了石景山，他第一时间就找人给时任磨石口村村长的李雅轩送信儿，约他到自己下榻地一坐，为的是了解石景山周边的土地情况，也就是说为建厂征用土地做些前期的调研工作。

李雅轩的家在磨石口村的中段路北。在陆宗舆派人往他家送信儿之前，三三两两的村民来找李雅轩的已经是一拨一拨又一拨了。原来，前一天村西头梁家老大赶车从口外回来，在永定河边上听人说政府要在这地界建炼铁厂，本来没当回事，谁承想，走到村南头，看见几个穿着“官衣”模样的人貌似在量地。于是，回村后就把这个消息告诉了村民。

再说李雅轩，虽然只是个村长，但是他这村长可非同小可。磨石口自古就是京西古道，南来的北往的啥人没有，五行的八作的样样不缺，他什么世面没见过呢？且其学识渊博，聪慧通达，后还被选为河北省议会议员和永定河水利会会长。当然这些都是后话了。

再说李雅轩听着村民的反应，捉摸了一阵子，心里渐渐有了打算。

当天下午，在陆宗舆下榻地，李雅轩听着陆宗舆的介绍，基本搞清楚了事情的原委。他琢磨着：要建厂的地界有磨石口村民的，还有寺庙的，当然大部分是薛五的。这村民的工作好做，但是寺庙的和薛五的，可不太好做呀！

但是，李雅轩还是表了态，说：“这建炼铁厂的事情，我必须支持。这是发展民族工业的大好事儿，村民的工作我来做。其实，村民的事情只要给合理的价格，合理的安排，让村民以后能有饭吃就成。难的是薛五，不知道他怎么想的。”

陆宗舆问道：“薛五是谁？”“磨石口的首富。”“人怎样？”“不好说，不成他这块最后再说。”

接着李雅轩说：“这山上还有座娘娘庙，一旦建了厂，这每年的庙会，咋办？还有，这娘娘庙，是百姓上香求子的地方，如果断了香火，这方圆几里甚至几十里的老百姓能答应吗？”

陆宗舆叽里咕噜地转了几下眼珠子，最后说：“这样，后天我请相关人员吃个便饭，我们见面再谈。”



“来今雨轩”的“鸿门宴”

这天，薛五收到了陆宗舆的帖子。当天收到帖子的人还有磨石口村村长李雅轩、宛平县县长汤小秋、石景山庙的住持意珠大和尚等。

宴请的地方很是讲究，是中央公园“来今雨轩”。说中央公园，大家可能不知道是哪，但是我要是说中山公园，大家一准儿会说：知道，知道。对，这中央公园就是今天的中山公园。

中山公园原是一座寺庙，是明清两代皇帝祭祀土神、谷神的地方，那时不是一般百姓可以随便进出的地界儿。1914年，才辟为公园对外开放。“来今雨轩”则建于1915年，庭院内花草环绕、假山、小桥、喷泉、瀑布相得益彰，凭栏远眺，故宫等古典建筑掩映在苍松翠柏之中，风景极为优雅。

看来，陆宗舆这“鸿门宴”的选址也是颇费心思的。待客人到齐，陆宗舆一挥手，两名穿着制式服装的工作人员将茶水端了上来。

陆宗舆很是客气，一边让大家先喝茶，一边大谈振兴民族工业于国于民的诸多好处，不愧是喝过洋墨水的举人，蓝图绘制得相当美妙，给你的感觉那就是头顶的彩虹——触手可及。

之后正当大家为此兴奋之时，他开始渐入正题，他说：“受黎元洪、徐世昌、段祺瑞等几位大股东之托，开发龙烟铁

矿，拟在石景山前设炼铁厂，恳请在座各位给予帮忙和支持，有什么要求大家尽管提，钱不是问题，只要事情办成就好。”

陆宗舆这话一出，刚刚热烈一点的气氛顿时像加了一剂薄荷。李雅轩见此，先表了一个态：“我支持这个事情，从长远看，这不仅仅是可以解决我们一些人的生计问题，还可能开启一个时代的工业里程！只是，具体问题还要具体商议。”

接着，意珠大和尚双手合一，一脸虔诚地说：“出家人慈悲为怀，只要给我们寺庙还有一席之地就好！”

听着李雅轩和意珠大和尚的表态，陆宗舆显然是满意的，不住地点着头。顺着方向，就该薛五表态了。薛五大概是没有想好，而陆宗舆看着他，一边给他倒酒一边说：“薛兄，你来说吧？”薛五硬着头皮，窘迫地说：“既然大家都支持，我薛五也绝对支持。但是提个建议，我想如果在石景山南大荒的永定河畔建厂，是不是更好。那边人烟稀少，地广水多，对于建铁厂是不是更合适？”

此时，再看陆宗舆，那脸是青一阵白一阵。屋内静得出奇，就连微风吹动珠帘发出的轻微撞击声都清晰极了。突然，“南大荒，那就是个蛤蟆坑，十年九涝，你说是建议到——那儿，那个地

方建厂吗？”陆宗舆突然大喊。薛五知道好汉不吃眼前亏，赶紧补充道：“薛五才疏学浅，考虑不周。”“这建厂的方案已定，大概是动弹不得的！这事暂不说了，换个话题。鄙人好友刚刚从日本带回一位顶级拳师，不妨让他献上几套拳脚，给大家助助兴吧！”说这句话时陆宗舆的声音虽然不大，却字字带着杀机。

话音刚落，只见帷帐后闪出一个彪悍的身影，还未等大家缓过神儿来，那彪悍的男子已经“喀喀喀”地开始表演了。说也凑巧，薛五怎么总感觉这个男子的每一脚、每一拳都是打给他的呢？于是，越想越紧张，越紧张越想。他觉得自己仿佛就是当年“鸿门宴”中的刘邦，随时可能有掉脑袋的危险。又一想：人家刘邦还有项伯、樊哙保护，还有张良出谋划策呢，我这可是孤家寡人呀！……想着想着，他顿时觉得自己腹痛难忍，于是，起身说道：“诸位，抱歉，我要方便一下！”

谁知这么一方便，薛五就再没有回来，和刘邦当年一样，脚底抹油——溜了。

薛五回到家，怎么琢磨怎么生气，怎么琢磨怎么不合适，于是煽动村民阻挠征地。后来，经李雅轩多方调停，矛盾才得以缓解。于是，龙烟铁矿公司石景山炼厂征地事宜顺利解决了。

